

印尼华语传承历史和现状的思考(七)

作者：郭熙教授

因，中国英语学习都在学校学习，学了那么多，学成什么样了？我们可能要重视家庭和新的教学型的学校。刚才老师们也都谈到了互联网。我们未来的老师，也要考虑是新型的，比如说智能机器人。另外，学生自身也是老师，我们是华人社会，只要会说华语的人都是老师，我们要把这些人全部都动员起来。老师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。

我们现在不仅仅是缺师资的问题，是缺一个学生用华语学习，用华语交流这样的基础。我们需要在资源建设方面下功夫。我们必须考虑多种对象的资源需求，我们应该创造出很多新的、让孩子喜欢的语言产品，包括读本，包括游戏，包括网络平台。我们要用通过科技助力来解决这些问题。

当然，我们必须做到的是，要从印尼的实际出发。比如说，我想一个是家长的语言意识。我上一次跟郑主席也说过，我们如何推动家长来参与。我们华文学校将来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培训家长，而不是说家长把孩子往华校一扔就算了。他们认为现在很麻烦。我是坚信，单靠华校，华语传承是难以实现的。但是我们社会上

有一个印象，好像就是要靠华校，所以只要他把孩子往华校一扔，学不好学不成功，都是华校的事，都是你老师不行。我们应该构建出网络社区，通过媒体，不是传统媒体，是新媒体。我们要通过新媒体，构建能够有华语使用华语的生活，就像柯东海、王伟奇他们那样。他能听说书，能去看小说，能去给别人去讲故事，能够把语言用起来，能够形成自己的语言经历。

所以，做顶层设计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分层级，哪一种我们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，这样的话就不至于让所有的人都去奔一个目标，而且有的根本做不到，尽可能把他所有的力量发挥出来。如果原来没有，我们也至少要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文化，他的身份他是华人，他老祖先是在哪里是吧？分层级的语言目标，分层级的文化，是我想宏观上去想的，尤其是三语学校。印尼的华社各种声音都有，有赞成的，也有不赞成的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觉得三语学校还真是绕不开。问题是，我们是不是把希望都寄托到三语学校？三语学校本身还能再发挥什么新的作用？怎么

向外拓展？三语学校是不是就满足了，我们就教一点华文，教点英文，教点英语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有人担心就是很正常了，因为光靠这样的商业学校，我们很难去实现我们的目标的。

如果一个三语学校，有能够分层级的文化目标，把家长跟社会，把学校跟社会，还有刚才李光迈主席说到的，跟这些老板中的机构们联系起来，联起手来成立校董会----这时校董会就不只是一个学校了。通过这些董事们，通过老板们，能够构成一个社会的网络，华语传承的机会可能就更大。

最后想说一下，这林瑛欢最近提出的。她构建了一个华语传承的目标体系链。从A开始，A是一个华人的意识起主导作用的，B就是要发展一个认同方面，这就是激励学习者的积极性，包括家庭包括社会积极性的，最后他有这样，然后让他感受到华语的一种价值，包括它的身份象征的价值，文化的价值，这个社会的价值，还有他自身将来能够获取的经济价值，通过这个来持续传承这样一种动能，在这里边可能动能里边包括传承的队伍路径，还有这里边的成员所承担的角色。这

个链并不完美，但至少说它勾勒出了这样一个链，而这里边它的方向是一个互相的，也有近有往前走，往后它是相互作用和反作用的。要构建一个华语传承，应该有一个形成一个目标的不是非华族，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路，可能被非华族主要是从交际工具这个角度出发，他要学一种新的工具，主要是经济上的考虑更多，但是同时因为文化有差异，我们可能通过语言学习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文化，我现在都是一个想法，正好相反的就是说如果华族的话，我们可能首先还是考虑是文化，它能传多少就传承，能传多少就要传多少，我们不可能一个个完全接受下来的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决定了海外华语传承不是一个系统的学习，所以我们不可能要求中国人下一代那样的或者说像马来西亚，因为它已经是母语，就马来西亚一直是一种母语教育，它是很完整的一个系统的母语教育，现在印尼这样一种情况，我们只能从实际出发，不同的地方也可能确定不同的目标，比如说棉兰坤甸，他有方言有原来的自然已经习得了方言，习得了方言就等于已经习得了汉

语的一个系统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可能就通过在方言的时候，他的文化实际上也就保留下来。当他在家里使用方言时，就把方言习得下来了。

印尼的华语状况是非常复杂的，作为一种文化遗产，印尼的华语传承，我不想强调它是一个很系统的交际工具，面临着一些新的机遇，作为传承人的新生代正在成长，我们应该正视现实跳出历史的阴影，从印尼的实际出发，多渠道多路径地开展华语传承的实践。印尼华语传承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。今天会场也可以看到，作为传承人的新生代正在成长。同时我们也希望是能够重视市场，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适合不同学习者需要的学习资源。最终我想作为一个研究，我们应该关注祖语の利用、发展和前沿研究的成果。前人做的这些事情，一些利用来发展，这个和利用我们这些前沿研究的成果，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，我这个想法还都是来自于对印尼的观察调查，尤其是对前辈们的交谈。这是我个人的认识，说得不对也请大家多多批评。谢谢大家。